

豆蔻系列

猎夫A计划

古灵精怪，
化腐朽为神奇

梦萝

猎夫 A 计划

梦 萝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猎夫 A 计划

豆蔻系列(第二辑)

作 者:[台湾]梦 萝

出 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

辽宁·开原制浆造纸厂专供纸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数:113 千字

版 次: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 7-5039-1442-4/I·615

定 价:9.80 元

阡陌友情再荐

九五岁末，阡陌受文化艺术出版社卜键先生之托，向广大读者推荐文化艺术版《豆蔻系列》第一辑，介绍了台湾万盛出版公司推出的五位新人及其新作，其中有梦萝的《代嫁新娘》、黄苓的《挑弄银镯情》、贝佳的《爱！本来就是冒险》、常欢的《巧戏情缘》和水菱的《深情·心情·痴情——谁懂》。在寒冷的冬季，那一片片真情，如春风拂过，驱走心头寒意，令人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九六岁首，阡陌再度为广大读者推荐文化艺术版《豆蔻系列》第二辑，收入本辑的有孟梵的《如此真心不够》、梦萝的《猎夫A计划》、桑妍的《意想不到的婚礼》、常欢的《温柔藏在傲情里》和连清的《水蓝色的吸引》。看过《豆蔻系列》第一辑的读者，对梦萝与常欢一定不陌生。梦萝的作品，情节总是出人意料，有点象走钢丝表演，令读者为她怎样结局而担忧。上一

辑的《代嫁新娘》是妹妹代姐姐出嫁，这一辑的《猎夫A计划》是四个小姐妹为寻找丈夫而打赌。而梦萝就象技艺高超的演员，举重若轻地走完全程，无惊无险，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答案。在《猎夫A计划》里，阮艾梅必须在五个月内和姐妹们从报纸上为她挑选的帅哥——寇航祺达婚约，新奇古怪得近乎闹剧的猎夫行动就成了全书的大悬念。随着情节的展开，阮艾梅自扮奶奶向寇航祺推荐自己，而察觉真相的寇航祺则假演同性恋还以颜色。就在这你来我往当中，原本无意出嫁的纯情女孩和有着花心大少美誉的俊男之间居然生出情愫，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假结婚变成真情缘。而双方父母的登场，更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常欢的《温柔藏在傲情里》，与她第一辑中的《巧戏情缘》相似，都是古代题材。常欢似乎更喜欢把人物放进难以调和的矛盾当中，《巧戏情缘》是山贼之女与翰林学士，《温柔藏在傲情里》则是捕快与女贼。故事围绕狄家堡的镇宅之宝——七采石展开。神偷之女唐璨为救干爹，易容潜入狄家堡窃取七采石，巧遇曾有一面之缘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名捕武天豪。唐璨设计盗宝、易容逃脱，武天豪识破机关，千里追踪，情与仇、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当尘埃落定，两人并肩走向那梦中的桃源世界。

孟梵的《如此真心够不够》演绎了一个古老的主题：对嫌贫爱富的批判。沈皓白与何绍文或主动或被迫

品尝嫌贫爱富的苦果，文可蓓和李念雨的幸福结合表现了作者理想中的真爱，而沈思秦则是作者为我们展示的恶性膨胀的爱对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在短短的十余万字中，孟梵安排了三条线索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既无枝蔓之嫌，又无拥挤之感，足见作者安排情节的精心与细致。

读桑妍的《意想不到的婚礼》，我们首先感受到的还是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年轻、英俊、富有的商业巨子唐伟明，自幼遭受因父母感情不和而导致的家庭悲剧，心理上一直怀着对爱情的疑问和对婚姻的恐惧。当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罗培珊，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时，在爱情与恐惧之间，他勇敢地选择了前者，但那根深蒂固的怀疑还是差一点葬送了他。作者对于现代人轻率的婚姻态度提出了批评，而唐伟明与罗培珊最终幸福的结合，表明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连清的《水蓝色的吸引》，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警方久缉不获的罪犯，或束手成擒，或自动投案，突然连连落网。这一连串令警方颜面扫地的事件，却起源于警署长官官赤雷年轻时的一桩爱情公案——韩烈枫因误会官赤雷当年抛弃自己而存心报复，导演了这数起事件。当官赤雷与韩烈枫有了圆满结局，官赤雷之女官紫纱与韩烈枫义子欧阳飘这一对恋人间再起误会，几乎重演上一代的悲剧。作者设置悬念的手段应该说还是比较巧妙的，但情节的安排却不够精心，樱之瑞

豆 ♥ 蔻 ♥ 系 ♥ 列

儿的介入、宝钻的遗失，都显得较为勉强，人为的痕迹较重。而最后的时装表演，更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给人以蛇足之感。

总的来说，《豆蔻系列》的第二辑同第一辑相比，各有千秋，而可读性更强一些。当然，作品的好坏，最终是要通过读者的检验，阡陌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或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于阡陌而言，也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在这里，阡陌要告诉读者一个好消息，文化艺术版《豆蔻系列》第三辑也已经开始运作，阡陌还会为大家介绍新作品，届时再同大家见面吧。

阡 陌

1996年初于金陵

1

“唉！最近好无聊，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点子可以解解闷？”崔如梦不耐烦的抱怨声换来其他三个女孩的瞪视。

徐雁婷显然也有满腹的牢骚，“还说呢！你每天无所事事，没什么烦恼，不像我，最近老被我那老妈唠叨个没完！”一边抱怨，一边很努力地噘起嘴，以示她真的快受不了了。

一想到她那上了年纪的母亲，她就好似有一肚子的不平与怨气要发泄。

就只因为她是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的，所以凡事都得乖乖听从，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偏偏她上头的哥哥、姊姊们全都一一成家了，就只剩她一人。

“怎么了？”崔如梦关切地询问。

“我家老妈开始嫌我是游手好闲的大小姐，硬是要

我找个‘优良’的长期饭票，打算把我嫁掉。”

“那很好啊！”崔如梦半眯着眼，一副沉醉美梦中的模样！她真是人如其名，向来爱做白日梦，浪漫神经特别发达。

“去你的！我可不像你，天天想谈恋爱想疯了。”

“我是实话实说啊！不然我们来打个赌如何？”崔如梦眼波一转，心生一计。

“赌什么？”一旁的阮艾梅一脸的好奇。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汪晓晴嘀咕。

“快说，怎么个赌法？”徐雁婷被挑起了兴致，想来真的是太闲、太无聊了。

“简单啊！我们四人之中，看谁能在五个月之内把自己给推销出去，就算是赢了这场赌注，如何？”

“好，成交！”

“喂！你们发神经啊？要赌你们两个私下解决，别把我和晓晴拉进去。”阮艾梅忍不住提出抗议。这要是被她老爸听到一丁点风声，她就死定了！

“这怎么可以！我们四个人向来是一致行动的，哪能让你说不要就不要！”精明的徐雁婷立刻驳回阮艾梅的抗议。

“就是说嘛！若只有我和雁婷两人，那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不管！你和晓晴一定得参加。”崔如梦一副不容他人反对的神气。

“晓晴，你认为怎么样？”阮艾梅推推她的肩头。

“我想我没办法赢过你们的，而且我也不想急着把自己嫁出去。”汪晓晴一向很有自知之明；她长相平凡，身材更好不到哪里去。

还有她那永远少一根筋、永远慢半拍的个性，更是叫人发噱。

她可不是笨，但就是会忘东忘西，老是迷迷糊糊的。

这样的她如何能赢得赌注？

难哦！

“干嘛这么看轻自己？说不定你是最先把自己嫁出去的呢！”崔如梦为她打气。

“对啊！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徐雁婷也加入游说行列。

“喂！你们两个侵犯自由喔！”阮艾梅抗议。

“你别净是嚷嚷，反正这次行动一定得四人一同参加，否则我们何苦结为四姊妹！”

“这分明是强词夺理嘛！”阮艾梅感到不平地哼着，知道自己势单力孤，无法改变她们的决定。

“艾梅，你别再搅和了好不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崔如梦倒是兴致高昂得很。

“不对，不对！”徐雁婷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说。

“又什么地方不对了？”

“如果我们四个一起行动的话，不就看不到其他三个人的猎夫行动了？”

“对哦！那岂不太可惜了！不如我们一个一个来，等五个月期限一到，再换另一个人。”

“你们两个别再开这种玩笑了好不好？”阮艾梅简直不敢相信她们会疯狂到这种地步。

她们当真要付诸行动？

“谁跟你开玩笑来着？我们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认真。”

“你们？”艾梅抓住她的语病。

“唉呀！艾梅，你又不一定会输，怕什么！”

“婚姻可不是儿戏！”

“没人说它是啊！”

“算了，既然你们赌性这么强，本姑娘就奉陪！”阮艾梅挺了挺胸，表示全豁出去了！

“太好了！”崔如梦大声欢呼。

阮艾梅翻翻白眼，受不了崔如梦高八度的噪音。

汪晓晴则很无奈地叹口气。

“好极了！那现在就开始说明游戏规则吧！”徐雁婷迫不及待地期盼游戏开场。

“首先，我们用抽签方式决定先后次序，以五个月为期限，只要在期限之内把自己嫁出去，就算赢了，如何？”

无异议通过！

于是，崔如梦继续往下说：“至于丈夫人选嘛！当然得由其他三个来挑选，不反对吧？”

“不可以！”阮艾梅哇哇叫。

但没有人理会她。接着，徐雁婷动作迅速地做好抽签纸条，摆在桌子中央。

“抽到圆圈的就表示得做先锋，其余则全是白纸。等五个月后再抽一次签。”徐雁婷简单的说明游戏规则。

四个人面色紧张地各自拿起纸条，并同一时间将它打开。

崔如梦大失所望地垮着双肩！

而徐雁婷则是一脸兴奋，不时露出洁白的贝齿发笑。

阮艾梅气愤难当地瞪着自己手中的纸条！

汪晓晴却是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紧紧握住双手，像是在感谢自己的好运气。

抽签的结果是——阮艾梅中奖！只见她气愤地把纸条狠狠丢在桌上，她不相信自己的手气这么背！

“就是你了，艾梅。”

阮艾梅努努嘴，很不情愿地点头。心想：虽说是一项赌注，但她总可以略施小计躲过吧？即使输了，她们又能奈何她？！

她可不敢拿婚姻当儿戏！要玩她们自个儿玩去！

徐雁婷贼贼地注意着阮艾梅的脸色神情，立刻猜出她的意图，遂开口道：

“先说好，输的人必须为赢的一方服务一年，算是比赛的奖赏。”

阮艾梅听她这么一说，顿时白了脸，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服务一年？什么样的服务？”

“做牛做马，听人差遣啊！”

“这分明是坑人嘛！”阮艾梅抗议。

这种奖赏法也只有徐雁婷这种古灵精怪的才想得出来！而她竟然还是自己的手帕交，真是上了贼船！阮艾梅心里暗自咕哝。

“愿赌服输，不想当下女就卯足劲去赢得这个赌注啊！”徐雁婷用激将法。

“是啊！有奖赏才够刺激嘛！”崔如梦手舞足蹈地起哄。

她可是恨不得第一个就是自己，没料到让阮艾梅给抢先了一步。

阮艾梅看着眉开眼笑的三人，也缓缓露出笑脸。没人说她一定就是输方，还没去做的事谁料得到结果？

她一定要教她们大开眼界！并且乖乖地侍候她一年。阮艾梅闪闪发亮的眼睛，露出绝不服输的眼神。

徐雁婷和崔如梦两人看到她已掉入陷阱，不禁同时发出满意的笑声。阮艾梅的个性就是如此，凡事不服输，且只要激她一激，保证万无一失，水到渠成！

这项猎夫行动哪能任由阮艾梅说不要就取消呢！

“好了，既然艾梅抽到第一位，那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挑选完美的丈夫人选……”

“由我自己来挑吧!”阮艾梅可信不过她们的眼光。

她知道崔如梦喜欢的是那种小白脸型的少爷，那种人在她眼中根本就是娘娘腔了。而徐雁婷更绝了，总是精打细算着对方的家世、权势地位，只要有钱有房子、车子，年纪即使大了点，她也无所谓。

这样的丈夫艾梅可不敢领教。

“不行，你的丈夫人选必须由我们三人替你挑选。”徐雁婷很霸道地作了决定。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艾梅简直要向她们下跪求饶了!

可是——由不得她了!



阮艾梅哭丧着脸坐在车后座上，看着三人忙着替她找寻对象。这实在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难道她们要当街拦人?

她们到底还要不要脸啊!她怕极了到时候她们为她找来的对象——不是老人，就是小她好几岁的小男孩。

可千万别出这种事啊!她心里祈祷着，一面紧紧盯着她们。

过了好一会儿，她看见崔如梦兴奋地跑了过来，她预料到自己果真是大难临头了。

“艾梅!我们找到了!”崔如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并猛挥手中的报纸。

阮艾梅看看她身后，除了徐雁婷和汪晓晴外，再没有别的人，这使得她松了好大一口气。

“你们找到了什么？”

“你的丈夫人选啊！”

好不容易放松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

“是谁？”她认命的口气。

“我们对你可好呢！他可是大企业家寇又铭的儿子哦！”

“寇又铭？”她惊叫，这个名字让她足足呆了三十秒钟！

大企业家寇又铭的儿子？她拿什么去猎他啊？想闹笑话也不是这种闹法。

“是啊！报纸上写了寇航祺刚学成归国，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呢！”

“如梦！我拜托你好不好！看你选的是什么样的对象！摆明着是要我去丢人现眼嘛！寇航祺是什么身分地位，岂是我这种人可以去接近的！”阮艾梅快被逼疯了！她可不做那种白日梦！

打从一开始，她就抱定不会找着好对象，但如今这个对象是大企业家的儿子，说是痴人说梦一点也不为过。

“什么身分地位？还不是一样是人，又没有人规定企业家不能谈恋爱！”崔如梦对这个理由很不以为然。

“可是他们的世界毕竟和我们相差太远了。”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反正就是他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喂！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可怜着一张脸。

无奈她的朋友可不吃这一套，对她的哀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阮艾梅非常不情愿地撇撇嘴。

“好！你们这样整我，到时候别怪我给你们好看！”

“我们等着呢！寇大公子的尊容就在报纸上头，自己看看吧！”崔如梦把报纸丢给了她。

阮艾梅朝她丢一个特大号的白眼后收下报纸，打算回家之后好好研究研究。



阮艾梅盯着寇航祺的照片发呆。寇航祺这张照片上并没有笑容；一身牛仔打扮，面对镜头的眼神专注而有神，丝毫不见轻佻或世家子弟惯有的骄气。相反的，他显得相当严肃。

对这样的一个人，她该做如何的反应呢？或许她该庆幸如梦没有残忍到替她找个娘娘腔的男人！

为此，她决定用所有的积蓄好好改造自己，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

她的外型也许还谈不上艳冠群芳，但至少也算得上中上之姿，若再加上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以及挺直小巧的俏鼻，就更吸引人了！当然，那张拥有自然色泽的嫣红檀口是她的最佳“武器”。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生出信心，然后，再看了一眼报纸上的寇航祺一眼，才走进浴室。

猎夫 A 计划正式在她脑中成形！



“艾梅，你到底开始行动了没?!” 崔如梦比谁都急。

阮艾梅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悠哉游哉地嗑着瓜子；她当然会采取行动，只不过必须等时机成熟些。

“快一个星期了，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执行计划?”

“你真个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搞清楚，这是我的阵仗，你安一百个心吧！我心里自有打算。你只要帮我打听好寇航祺最近常出入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我已经都打听清楚了。不过，我只帮你这么一次，以后得靠你自己了！喏！”崔如梦把资料袋交给她。

“你真是个行动派。”

“现在你才知道啊!”

阮艾梅爆出笑声。“早就知道你是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她晃晃手中的资料袋。

“别谢得太早，五个月期限一到，你若没达成目标，我可不会同情你。”崔如梦不放过任何可以激她的机会。

“仅只五个月的时间，好像太匆促了。”阮艾梅不禁抱怨道。

“只要他表示愿意娶你就行了，没人规定你和他几时结婚啊!”